

默存

錢鍾書集

宋詩選註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錢鍾書集

宋詩選註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詩選註/錢鍾書選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1.1

(錢鍾書集)

ISBN 7-108-01123-9

I. 宋… II. 錢… III. 古體詩—註釋—中國—宋代
IV. I222.7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8)第 05047 號

責任編輯 馮金紅
裝幀設計 陸智昌
出版發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京市東城區美術館東街 22 號)
郵 編 100010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北京新華印刷廠
版 次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635×960 毫米 1/16 印張 35.25
字 數 227 千字
印 數 0,001—4,500 冊
定 價 66.00 元

出版說明

錢鍾書先生（一九一〇——一九九八年）是當代中國著名的學者、作家。他的著作，如廣為傳播的《談藝錄》、《管錐編》、《圍城》等等，均已成爲二十世紀重要的學術和文學經典。爲了比較全面地呈現錢鍾書先生的學術思想和文學成就，便於讀者的研究和學習，經作者授權，三聯書店組織力量編輯了這套《錢鍾書集》。

《錢鍾書集》包括下列十種：

《談藝錄》、《管錐編》、《宋詩選註》、《七綴集》、《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槐聚詩存》。

這些著作中，凡已正式出版的，我們均據錢鍾書先生在自存本上的修改作了校訂。其中，《談藝錄》、《管錐編》出版後，錢先生曾作過多次修改補訂。由於種種原因，後來多次再版重印時，這些修改補訂都未能排入原書正文，祇是綴於各書的卷尾，讀者閱讀時頗感不便。此次結集，我們根據錢先生的意願，對這幾部書進行整理，將各次補訂部分全部排入相應正文。另外，我們還訂正了少量明顯的錯訛。而作者的原序、原譯名、原用字等，爲了保持歷史原貌，一般不作更動。

《錢鍾書集》由錢鍾書先生和楊絳先生提供樣書和文稿；陸谷孫、羅新璋、董衡巽、薛鴻時和張佩芬諸先生任外文校訂；陸文虎先生和馬蓉女士分別擔任了《談藝錄》和《管錐編》的編輯工作。對以上人士和所有關心、幫助過《錢鍾書集》出版的人，我們都表示誠摯的感謝。

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

錢鍾書對《錢鍾書集》的態度

(代序)

楊絳

我謹以眷屬的身份，向讀者說說錢鍾書對《錢鍾書集》的態度。因為他在病中，不能自己寫序。

他不願意出《全集》，認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他也不願意出《選集》，壓根兒不願意出《集》，因為他的作品各式各樣，糅合不到一起。作品一一出版就行了，何必再多事出什麼《集》。

但從事出版的同志們從讀者需求出發，提出了不同意見，大致可歸納為三點。(一) 錢鍾書的作品，由他點滴授權，在臺灣已出了《作品集》。咱們大陸上倒不讓出？(二) 《談藝錄》、《管錐編》出版後，他曾再三修改，大量增刪。出版者為了印刷的方便，《談藝錄》再版時把《補遺》和《補訂》附在卷末，《管錐編》的《增訂》是另冊出版的。讀者閱讀不便。出《集》重排，可把《補遺》、《補訂》和《增訂》的段落，一一納入原文，讀者就可以一口氣讀個完整。(三) 儘管自己不出《集》，難保旁人不侵權擅自出《集》。

錢鍾書覺得說來也有道理，終於同意出《錢鍾書集》。隨後他因病住醫院，出《錢鍾書集》的事就由三聯書店和諸位友好協力擔任。我是代他和書店並各友好聯絡的人。

錢鍾書絕對不敢以大師自居。他從不廁身大師之列。他不開宗立派，不傳授弟子。他絕不號召對他作品進行研究，也不喜旁人為他號召，嚴肅認真的研究是不用號召的。《錢鍾書集》不是他的一家言。《談藝錄》和《管錐編》是他的讀書心得，供會心的讀者閱讀欣賞。他偶爾聽到入耳的稱許，會驚喜又驚奇。《七綴集》文字比較明白易曉，也同樣不是普及性讀物。他酷愛詩。我國的舊體詩之外，西洋德、意、英、法原文詩他熟讀的真不少，詩的意境是他深有領會的。所以他評價自己的《詩存》祇是恰如其份。他對自己的長篇小說《圍城》和短篇小說以及散文等創作，都不大滿意。儘管電視劇《圍城》給原作贏得廣泛的讀者，他對這部小說確實不大滿意。他的早年作品喚不起他多大興趣。“小時候幹的營生”會使他“駭且笑”，不過也並不認為見不得人。誰都有個成長的過程，而且，清一色的性格不多見。錢鍾書常說自己是“一束矛盾”。本《集》的作品不是洽調一致的，祇不過同出錢鍾書筆下而已。

錢鍾書六十年前曾對我說：他志氣不大，但願竭畢生精力，做做學問。六十年來，他就寫了幾本書。本《集》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憑他自己說的“志氣不大”，《錢鍾書

集》祇能是非薄的奉獻。我希望他畢生的虛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錢鍾書先生五十歲生日時與夫人楊絳先生合影

宋詩選註

序

一

關於宋代詩歌的主要變化和流派，所選各個詩人的簡評裏講了一些；關於詩歌反映的歷史情況，在所選作品的註釋裏也講了一些。這裏不再重復，只補充幾點。

宋朝收拾了殘唐五代那種亂糟糟的割據局面，能够維持比較長時期的統一和穩定，所以元代有漢唐宋為“後三代”的說法^①。不過，宋的國勢遠沒有漢唐的強大，我們只要看陸游的一個詩題：“五月十一日夜且半，夢從大駕親征，盡復漢唐故地”^②。宋太祖知道“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會把南唐吞併，而也只能在他那張臥榻上做陸游的這場仲夏夜夢。到了南宋，那張臥榻更從八尺方牀收縮而為行軍帆布牀^③。此外，又

① 郝經《陵川文集》卷十《溫公畫像》，趙沅《東山先生存稿》卷一《觀輿圖有感》第四首自註。

② 《劍南詩稿》卷十二。

③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炎興下帙》卷五十四載吳仲《萬言書》裏還引了宋太祖那句話來勸宋高宗不要“止如東晉之南據”。

寬又濫的科舉制度開放了做官的門路，既繁且複的行政機構增添了做官的名額，宋代的官僚階級就比漢唐的來得龐大，所謂“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①；北宋的“冗官冗費”已經“不可紀極”^②。宋初有人在詩裏感慨說，年成隨你多麼豐收，大多數人還不免窮餓：“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貧！”^③最高增加到一百倍的收成只是幻想，而至少增加了五倍的冗官倒是事實，人民負擔的重和痛苦的深也可想而知，例如所選的唐庚《訊囚》詩就老實不客氣地說大官小吏都是盜竊人民“膏血”的賊。國內統治階級和人民羣衆的矛盾因國際的矛盾而抵觸得愈加厲害；宋人跟遼人和金人打仗老是輸的，打仗要軍費，打敗仗要賠款買和，朝廷只有從人民身上去榨取這些開銷，例如所選的王安石《河北民》詩就透露這一點，而李覲的《感事》和《村行》兩首詩更說得明白：“太平無武備，一動未能安……役頻農力耗，賦重女工寒……”，“產業家家壞，誅求歲歲新，平時不爲備，執事彼何人……”^④。北宋中葉以後，內憂外患、水深火熱的情況愈來愈甚，也反映在詩人的作品裏。詩人就像古希臘悲劇裏的合唱隊，尤其像那種參加動作的合唱隊，隨着搬演的情節

① 宋祁《景文集》卷二十六《上三冗三費疏》。

②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五“宋冗官冗費”條。

③ 張詠《乖崖先生文集》卷二《憫農》。

④ 《李直講先生文集》卷三十六。

的發展，歌唱他們的感想，直到那場戲劇慘痛的閉幕、南宋亡國，唱出他們最後的長歌當哭：“世事莊周蝴蝶夢，春愁臣甫杜鵑詩！”^①

作品在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裏產生，在他生活的現實裏生根立腳，但是它反映這些情況和表示這個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樣。單就下面選的作品而論，也可以看見幾種不同的方式。

下面選了梅堯臣的《田家語》和《汝墳貧女》，註釋引了司馬光的《論義勇六劄子》來印證詩裏所寫當時抽點弓箭手的慘狀。這是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我們可以參考許多歷史資料來證明這一類詩歌的真實性，不過那些記載儘管跟這種詩歌在內容上相符，到底只是文件，不是文學，只是詩歌的局部說明，不能作為詩歌的惟一衡量。也許史料裏把一件事情敘述得比較詳細，但是詩歌裏經過一番提煉和剪裁，就把它表現得更集中、更具體、更鮮明，產生了又強烈又深永的效果。反過來說，要是詩歌缺乏這種藝術特性，只是枯燥粗糙的平鋪直敘，那末，雖然它在內容上有史實的根據，或者竟可以補歷史記錄的缺漏，它也只是押韻的文件，例如下面王禹偁《對雪》的註釋裏所引的李復《兵餽行》。因此，“詩史”的看法是個一偏之見。詩是有血有肉的

① 馬廷鸞《碧梧玩芳集》卷二十四《題黎芳洲詩集》引了這兩句，還說：“所謂長歌之哀非耶？”

活東西，史誠然是它的骨幹，然而假如單憑內容是否在史書上信而有徵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彷彿要從愛克司光透視裏來鑒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了。

下面選了范成大的《州橋》，註釋引了范成大自己的以及樓鑰和韓元吉的記載來說明詩裏寫的事情在當時並沒有發生而且也許不會發生。這是另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使我們愈加明白文學創作的真實不等於歷史考訂的事實，因此不能機械地把考據來測驗文學作品的真實，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學作品來供給歷史的事實。歷史考據只扣住表面的跡象，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算不得考據，或者變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風的考據，所謂穿鑿附會；而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則它就沒有盡它的藝術的責任，拋棄了它的創造的職權。考訂只斷定已然，而藝術可以想象當然和測度所以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說詩歌、小說、戲劇比史書來得高明^①。南宋的愛國志士最擔心的是：若不

① 參看亞理斯多德《詩學》第一千四百五十一（乙）、一千四百六十（乙）。《左傳》宣公二年記載鉏麇自殺以前的獨白，古來好些讀者都覺得離奇難以相信，至少嫌作史的人交代得不清楚，因為既然是獨白，“又誰聞而誰述之耶？”（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鈔》卷一《鉏麇論》）但是對於《長恨歌》故事裏“夜半無人私語”那樁情節，似乎還沒有人死心眼地問“又誰聞而誰述之耶？”或者殺風景地指斥“臨邛道士”編造謊話。

趕早恢復失地，淪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習而相安，忘掉了祖國^①。不過，對祖國的憶念是留在情感和靈魂裏的，不比記生字、記數目、記事實等等偏於理智的記憶。後面的一種是死記憶，好比在石頭上雕的字，隨你鑿得多麼深，年代久了，總要模糊銷滅；前面的一種是活記憶，好比在樹上刻的字，那棵樹愈長愈大，它身上的字跡也就愈長愈牢。從韓元吉的記載裏，看得出北方雖然失陷了近五十年，那裏的人民還是懷念祖國^②。范成大的詩就是加強地表白了他們這種久而不變、隱而未申的愛國心，來激發家裏人的愛國行動，所以那樣真摯感人。

下面選了蕭立之的《送人之常德》，註釋引了方回的逸詩作為參照，說明宋末元初有些人的心理是：要是不能抵抗蒙古人的侵略，就希望找個桃花源去隱居，免得受異族的統治。這是又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一首詠懷古跡的詩雖然跟直接感慨時事的詩兩樣，但是詩裏的思想感情還會印上了作者身世的標記，恰像一首詠物詩也可以詩中有人，因而幫助讀者知人論世。譬如汪藻有一首《桃源行》，裏面說：“那知平地有青雲，只屬尋常避世人……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

① 例如《三朝北盟會編·炎興下帙》卷六十八載楊造“乞罷和議疏”講到淪陷的人民，就說：“竊恐歲月之久，人心懈怠。”

② 參看辛啓泰輯《稼軒集鈔存》卷一《乾道乙酉進美芹十論》裏“觀鬻”第三。

求長年！”^①這首詩是在“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崇道教求神仙的時候作的^②，寄託在桃花源上的諷喻就跟蕭立之詩裏寄託在桃花源上的哀怨不同。宋代有一首海外奇談之類的長詩、鄒浩的《悼陳生》^③，詩很笨拙，但是敘述的可以說是宋版的桃花源^④。有個寧波人陳生，搭海船上南通泰縣一帶，給暴風吹到蓬萊峯，看見山裏修仙的“處士”，是唐末避亂來的，和“中原”不通消息：“‘于今天子果誰氏？’語罷默默如盲聾”；這位陳生住了一陣子，又想應舉做官——“書生名利淡肌骨，塵念日久生心胸”——因此那個處士用縮地法送他回去，誰知道“還家妻子久黃壤，單形隻影反匆匆”，陳生就變成瘋子。鄒浩從他的朋友章潛那裏聽到這樁奇聞，覺得秦始皇漢武帝求仙而不能遇仙，陳生遇仙而不求仙：“求不求兮兩莫遂，我雖忘情亦歛歔；仲尼之門非所議，率然作詩記其事。”鄒浩作這首詩的時候，宋徽宗還沒有即位，假如他聽到這個新桃花源的故事，又恰碰上皇帝崇道教求仙、排斥釋教，以他那樣一個援佛入

① 《浮溪集》拾遺》卷三。

② 黃震《黃氏日抄》卷六十六。

③ 《道鄉集》卷二。

④ 這樁奇聞當時頗為流傳，例如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三就有詳細的敘述，還說：“又聞舒信道嘗記之甚詳，求其本不獲。”南宋初康與之《昨夢錄》記楊可試兄弟被老人引入“西京山中穴”，內有“大聚落”，可供隱居；也正是桃花源的變相。

儒的道學先生，感觸準會不同，也許借題發揮，不僅說“非所議”了。鄒浩死在靖康之變以前，設想他多活幾年，嘗到了國破家亡的苦痛，又聽得這個新桃花源的故事。以他那樣一個氣骨頗硬的人，感觸準會不同，也許他的“歛歛”就要親切一點了。只要看陸游，他處在南宋的偏安局面裏，耳聞眼見許多人甘心臣事敵國或者攀附權奸，就自然而然把桃花源和氣節拍合起來^①，何況連殘山賸水那種託足之地都遭剝奪的蕭立之呢？

宋代的五七言詩雖然真實反映了歷史和社會，却没有全部反映出來。有許多情況宋詩裏沒有描敘，而由宋代其他文體來傳真留影。譬如後世闕傳的宋江“聚義”那件事，當時的五七言詩裏都沒有“採著”，而只是通俗小說的題材，像保留在《宣和遺事》前集裏那幾節，所謂“見於街談巷語”^②。這些詩人十之八九從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經過科舉保舉，進身為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在民族矛盾問題上，他們可以有愛國的立場；在階級矛盾問題上，他們可以反對苛政，憐憫窮民，希望改善他們的生活。不過，假如人民受不了統治者的榨逼，真刀真槍地對抗起來，文人學士們又覺得大勢不好，忙站在朝廷和官府一面。後世的士大夫在詠梁山泊

① 《劍南詩稿》卷二十三《書陶靖節桃源詩後》：“寄奴談笑取秦燕，愚智皆知晉鼎遷；獨爲桃源人作傳，固應不仕義熙年！”

② 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上載龔開《宋江三十六贊》。